南北史合注

南北史合注卷九十二

明 李清 撰

齊本紀上第六　北史六

齊高祖神武皇帝姓高氏諱歡字賀六渾勃海蓨人六世祖隱晉玄菟太守隱生慶慶生泰泰生湖三世仕慕容氏

魏書曰魏登國十年燕主慕容寶遣其太子寶來伐

湖諫曰魏燕之與國彼有内難此遣赴之此有所求
彼無違者和好多年行人相繼往求馬不得遂留其
弟曲在於此非彼之失正當敦修舊好而復令太子
遠伐魏王有雄畧兵馬精強險阻艱難備嘗之矣太
子富於春秋意果氣鋭必小魏而易之萬一不如所
欲損威傷重言順切厲垂怒免湖官既而寶果敗於
參合寶立乃起湖為燕郡太守
及慕容寶敗國亂湖率衆歸魏為右將軍湖生四子第

三子謚

魏書曰謚天安中除中散專典秘閣高宗深重之拜秘書郎謚以墳典殘缺奏請廣訪羣書大加繕寫由是代京圖籍莫不審正顯祖御寧光宮謚恒侍講讀

仕魏位至侍御史坐法徙居懷朔鎮謚生皇考樹生性通率不事家產

魏書曰樹生佐陽平王討蠕蠕先驅有功尚氣俠浮沉自適不顧職位辭不受賞論者高之

住居白道南數有赤光紫氣之異隣人以為怪勸徙居避之皇考曰安知非吉居之自若及高祖生而皇妣韓氏殂養於同姓姊婿鎮嶽隊尉景家高祖既累世北邊故習其俗遂同鮮卑長而深沉有大度輕財重士為豪傑所宗目有精光長頭高顴齒白如玉少有人傑表家貧及聘武明皇后始有馬得給鎮為隊主鎮將遼西段長常奇高祖貌謂曰君有康濟才終不徒然便以子孫為託及貴追贈長司空擢其子寧而用之高祖自隊主

轉為函使嘗乘驛過建興雲霧晝晦雷聲隨之半日乃絕若有神應者每行道路往來無風塵之色又嘗夢躡衆星而行覺而內喜為函使六年每至洛陽給令史麻祥使祥嘗以肉啗高祖高祖性不立食坐而進之祥以為慢已笞高祖四十及自洛陽還傾產結客

三國典畧曰神武因夢履星而行覺而內喜

一時親故怪問之荅曰吾至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彝宅朝廷懼亂不問為政若此事可知也財物豈

可常守邪自是乃有澄清天下之志與懷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及秀容人劉貴中山人賈顯智為奔走之友懷朔户曹史孫騰外兵史侯景亦相友結劉貴嘗得一白鷹與高祖及尉景蔡儁子如賈顯智等獵于沃野見一赤兎每搏輙逸逐至迴澤澤中有茅屋將奔入有狗自屋中出噬之鷹兎俱死高祖怒以鳴鏑射之狗斃屋中有二人出持高祖襟甚急其母兩目盲曳杖呵二子曰何故觸大家出甕中酒烹羊待客因自言善暗相徧捫

諸人言皆貴而指揮俱由高祖又曰子如歷位顯智不善終飲竟出行數里還更訪之本無人居向非人也諸人亦加敬異孝昌元年柔玄鎮人杜洛周反於上谷高祖與同志從之醜其行事私與尉景段榮蔡儁圖之不果而逃為其騎所追文襄及魏永熙后皆幼武明后於牛上抱負之文襄累落牛高祖彎弓將射之以決去后呼榮求救賴榮透下取之以免遂奔葛榮又亡歸爾朱榮於秀容先是劉貴事榮盛言高祖美至是始得見以

憔悴故未之奇也貴乃為高祖更衣復求見因隨榮之廐廐有惡馬榮命剪之高祖不加羈絆而剪竟不蹄齧已而起曰御惡人亦如此馬矣榮遂坐高祖於堂下屏左右訪時事高祖曰聞公有馬十二谷色別為羣此竟何用榮曰但言爾意高祖曰方今天子愚弱太后淫亂孽寵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紇而清帝側霸政可舉鞭而成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悅語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每參軍謀後從榮徙據

并州祗揚州邑人𤖅蒼鷹止團焦中每從外歸主人逢
聞行響動地蒼鷹母數見團焦上赤氣赫然屬天又蒼
鷹夜欲入有青衣拔刀叱曰何故觸王言訖不見始以
為異密覘之唯見赤蛇蟠牀上益驚異因殺牛分肉厚
以相奉

李百藥北齊書蒼鷹小傳曰蒼鷹交游豪俠厚待賓

旅知高祖有伯王之畧割宅相奉

蒼鷹母求以高祖為義子及得志以其宅為第號南宅

雖門巷開廣堂宇崇麗其本所住團焦以石堊塗之留
而不毀至文宣時遂爲宮既而榮以神武爲親信都督
時魏孝明衘鄭儼徐紇逼靈太后未敢制私使榮舉兵
内向榮以高祖爲前鋒至上黨帝又私詔停之及帝暴
崩榮遂入洛將篡位高祖諫
魏書爾朱榮傳曰榮將謀篡獻武王與司馬子如切
諫榮曰愆誤若是當以死謝朝廷令日安危之機計
將安在獻武王曰未若還奉長樂以安天下於是還

奉孝莊　周書賀拔岳傳曰都督高歡勸榮稱帝左右多同之及榮改悔岳勸榮殺歡以謝天下左右曰歡愚陳言不思難令四方尚梗事藉武臣請舍之收其後效乃止　愚按二史所紀不同合從資治通鑑以周書所記為準

恐不聽請鑄像卜之鑄不成乃止孝莊立以定策封銅鞮伯及爾朱榮擊葛榮令高祖喻下賊别稱王者七人後與行臺于暉破羊侃於泰山尋與元天穆破邢杲於

濟南累遷第三鎮人酋長嘗在榮帳內榮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皆稱爾朱兆榮曰此正可統三千騎以還堪代我主衆者唯賀六渾耳因誡兆曰爾非其匹終當為其子穿鼻乃以高祖為晉州刺史於是大聚斂因劉貴貨榮下要人盡得其意時州庫角無故自鳴高祖異之無幾孝莊誅榮及爾朱兆自晉陽將舉兵赴洛召高祖高祖使長史孫騰辭以絳蜀汾胡欲反不可委去兆恨焉騰復命高祖曰兆舉兵犯上此大賊也吾不

能久事之自是始有圖兆計及兆入洛執孝莊以北高祖聞之大驚又使孫騰偽賀兆因密覘孝莊所在將刼以舉義不果乃以書喻之言不宜執天子受惡名於海内兆不納弑帝而與爾朱世隆等立長廣王曅改元建明封高祖為平陽郡公及費也頭紇豆陵步藩入秀容逼晉陽兆徵公公將往賀拔焉過兒請緩行以弊之公乃往逗遛辭以河無橋不得渡步藩軍盛兆敗走初孝莊誅爾朱榮知其黨必有逆謀乃密敕步藩令襲其後

步藩旣敗兆等兵勢日盛兆又請救於公公內圖兆復累步藩後難除乃與兆悉力破之藩死深德公誓為兄弟時世隆度律彥伯共執朝政天光據關右兆據并州仲遠據東郡各擁兵為暴天下苦之葛榮衆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為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草竊不止兆患之問計於公公曰六鎭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腹心私使統馬若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兆曰善誰可行賀拔允時在坐請公公拳毆

之折其一齒曰生平天柱時奴輩伏處分如鷹犬今日
天下安置在王而阿鞠泥敢誣下罔上請殺之兆以公
為誠遂委馬公以兆醉恐醒後復致疑貳遂出宣言受
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令乃建牙陽曲川陳部分有
款軍門者絳巾袍自稱梗楊驛子願厠左右訪之則以
力聞嘗於并州市搤殺人者乃署為親信兵士素惡兆
而樂神武于是莫不皆至居無何又使劉貴請兆以并
肆頻歲霜旱降户掘黃鼠食皆面無穀色徒汚人國土

請令就食山東待溫飽而處分之兆從其議其長史慕容紹宗諫不可兆曰香火重誓何所慮耶紹宗曰親兄弟尚難信何論香火時兆左右已受公金因譖紹宗與公舊隙兆乃禁紹宗而催公發公自晉陽出滏口路逢爾朱榮妻鄉郡長公主自洛陽來馬三百匹盡奪易之兆聞釋紹宗問焉紹宗曰猶掌握中物也於是自追公至襄垣會漳水暴長橋壞公隔水拜曰所以借公主馬非有他故備山東道耳王受公主言自來賜追令渡河

而死不辭此衆叛兆自陳無此意因輕馬渡與公坐幕下陳謝遂授刀引頭使公砍巳公大哭曰自天柱薨背賀六渾更何所仰願大家千萬歲以申力用令旁人搆間至此大家何忍復出此言兆投刀於地遂刑白馬而盟誓為兄弟留宿夜飲尉景伏壯士欲執兆公齧臂止之曰今殺之其黨必奔歸聚結兵飢馬瘦不可相支若英雄崛起則為害滋甚不如且置之兆雖勁捷而兇狡無謀不足圖也旦日兆歸營又召公公將上馬詣之孫

騰牽衣乃止兆阻水肆罵馳還晉陽兆心腹念賢領降户家累別為營公偽與之善觀其佩刀因取而殺之其從者盡散於是士衆咸悅倍願附從初魏太武真君中內學者奏言上黨有天子氣云在壺關大王山太武於是南巡以厭之累石為三封斬其北鳳凰山以毀其形後上黨人居晉陽者號上黨坊公實居之及是舍大王山六旬而進將出滏口倍加約束纖毫之物不聽侵犯將過麥地輒步牽馬遠近聞之皆稱高儀同將兵整肅

益歸心焉遂前行屯鄴北求糧於相州刺史劉誕誕不供有軍營租米公自取之魏普泰元年二月公軍次信都高乾封隆之開門以待遂據冀州是月爾朱度律廢元曅而立節閔帝欲羈縻公三月節閔封公為勃海王徵使入覲王辭四月癸巳又加授東道大行臺第一鎮人酋長䴙蒼鷹自太原來奔王以為行臺郎後卒於安州刺史王自向山東養士繕甲禁兵侵掠百姓歸心乃詐為書言爾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為部曲衆皆愁

又為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發萬人將遣之孫騰尉景僞請留五日如此者再王親送之郊雪涕執別人皆號慟哭聲動地王乃諭之曰與爾俱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乃爾徵召直向西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柰何衆曰唯有反耳王曰反是急計須推一人為主衆願奉王王曰爾鄉里難制不見葛榮乎雖百萬衆無刑法終自灰滅今以吾為主當與前異不得欺漢兒不得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爾不能取笑天下

衆皆頓顙死生唯命王曰若不得已明日椎牛饗士喻以討爾朱兆之意封隆之進曰千載一時普天幸甚王曰討賊大順也拯時大業也吾雖不武以死繼之何敢讓焉六月庚子建義於信都尚未顯背爾朱氏及李元忠與高乾平殷州斬爾朱羽生首來謁王撫膺曰今日反決矣乃以元忠為殷州刺史是時軍威既振乃抗表罪狀爾朱氏世隆等秘表不通八月爾朱兆攻陷殷州李元忠來奔孫騰以為朝廷隔絕不權立天子則衆望

無所係十月壬寅奉章武王融子勃海太守朗為皇帝年號中興是為廢帝時度律仲遠軍次晉陽爾朱兆會之王用竇泰策縱反間度律仲遠不戰而還王敗兆於廣阿十一月攻鄴相州刺史劉誕嬰城固守王起土山為地道往建大柱一時焚之城陷入地麻祥時為湯陰令王呼之曰麻都祥慙而逃

永熙元年正月壬午拔鄴城據之

三國典畧曰高歡攻鄴時瑞物無歲不有令史焚連

理木煮白雉食之

廢帝進王大丞相柱國大將軍太師是時青州建義大都督崔靈珍大都督耿翔皆遣使歸附行汾州事劉貴棄城來降閏三月爾朱天光自長安兆自并州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同會鄴衆號二十萬挾洹水而軍節閔以長孫稚爲大行臺總督馬王令封隆之守鄴自出頓紫陌時馬不滿二千步兵不至三萬衆寡不敵乃於韓陵爲圓陣連牛驢以塞歸道於是壯士皆有死志四

面赴擊之爾朱兆責王背巳王曰本戮力者共輔王室令帝何在兆曰永安枉害天柱我報讐耳王曰我昔日親聞天柱計汝在戶前立豈得言不反邪且以君殺臣何報之有今日義絶矣乃合戰大敗之爾朱兆對慕容紹宗叩心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將輕騎走紹宗反旗鳴角收聚散衆成軍容而西上高季式以七騎追奔度野馬岡與兆遇高昂望之不見哭曰喪吾弟矣夜久季式還血滿袖斛斯椿倍道先據河橋初普泰元年十月

歲星熒惑鎮星太白聚於觜參色甚明太史占云當有
王者興是時王起信都至是破兆等四月斛斯椿執天
光度律送洛陽長孫稚遣都督賈顯智張歡入洛陽執
世隆彥伯斬之兆奔并州仲遠奔梁州遂死焉時凶蠹
既除朝廷慶悅初未戰之前月章武人張紹夜中忽被
數騎將踰城一大將軍前勅紹為軍導向鄴云佐受命
者除殘賊紹回視之兵不測甃疾無聲將至鄴乃放及
戰之日爾朱氏軍人見陣外士馬四合蓋神助也既而

王至洛陽廢節閔

愚按節閔帝賢主歡失人心在廢節閔一著東西魏之中分周齊之互競率皆由此

及中興主而立孝武帝孝武帝即位授王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太師世襲定州刺史增封并前十五萬戶王辭天柱減戶五萬壬辰還鄴天子餞於乾脯山執手而別七月壬寅王帥師北伐爾朱兆封隆之言侍中斛斯椿賀拔勝賈顯智等往事爾朱普皆反噬今在京師寵任

必搆禍隙王深以為然乃歸天光度律於京師斬之遂自滏口入爾朱兆大掠晉陽北保秀容并州平王以晉陽四塞乃建大丞相府定居之爾朱兆既至秀容分兵守險出入寇掠王揚聲討之師出止者數四兆意怠王揣其歲首必宴會遣竇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王以大軍繼之

二年正月竇泰奄至爾朱兆庭軍人因宴休惰忽見泰軍驚走追破之於赤洪嶺兆自縊王親臨厚葬之慕容

紹宗以爾朱榮妻子及餘衆自保馬宍城降王以義故
待之甚厚王之入洛也爾朱仲遠部下都督橋寧張子
期自滑臺歸命王以其助亂且數反覆皆斬之斛斯椿
由是內不自安乃與南陽王寶炬及武衛將軍元毗魏
光祿王思政構王於天子舍人元士弼又奏王受敕大
不敬故天子心貳於賀拔岳初孝明時洛下有兩拔相
擊謠言銅拔打鐵拔元家世將末好事者以二拔謂拓
拔賀拔言俱將衰敗之兆時司空高乾密啟王言天子

之貳王即封呈天子殺之又遣東徐州刺史潘紹業密
敕長樂太守龎蒼鷹令殺其弟昂昂先聞兄死以䂓刺
柱伏壯士執紹業於路得敕書於袍領遂來奔王王抱
其首哭曰天子枉害司空遽使以白武㦤其家屬時乾
次弟慎在光州為政嚴猛又縱部下取納天子使代之
慎聞難將奔梁其屬曰公家勲重必不兄弟相及乃㷆
衣推鹿車歸勃海逢使者亦來奔於是天子與王隙矣
阿至羅虜正光以前常稱藩自魏朝多事皆叛王遣使

招納便附款先是詔以冦賊平罷行臺至是以殊俗歸降復授王大行臺隨機處分王賚其粟帛議者以為徒費無益王不從慰撫如初其酋帥吐陳等感恩皆從指揮救曹泥取萬俟受洛干大收其用河西費也頭虜紇豆陵伊利居苦池河恃險擁衆王遣長史侯景屢招不從天平元年正月壬辰王西伐費也頭虜紇豆陵伊利於河西滅之遷其部落於河東

資治通鑑曰魏主讓之曰伊利不侵不叛為國純臣

王忽伐之詎有一介行人來請之乎

二月永寧寺九層浮屠災既而人有從東萊至云及海上人咸見於海中俄霧起乃滅說者以為天意若曰永寧見災魏不寧矣飛入大海勃海應矣天子既有畏圖

時侍中封隆之與孫騰私言隆之喪妻天子欲妻以從妹騰亦未信心害隆之泄其言於斛斯椿椿以白天子

又孫騰帶仗入省擅殺御史並亡來奔稱天子撾舍人梁續於前光禄少卿元子幹攘臂擊之謂騰曰語爾高

王元家兒拳正如此領軍婁昭辭疾歸晉陽天子於是
以斛斯椿兼領軍分置督將及河南關西諸刺史華山
王鷙在徐州王使邸珍奪其筦鑰建州刺史韓賢濟州
刺史蔡儁皆王同義天子忌之故省建州以去賢使御
史中尉綦儁察儁罪以開府賈顯智為濟州儁拒之天
子逾怒五月下詔云將征句吳發河南諸州兵增宿衛
守河橋六月丁巳密詔王曰宇文黑獺自平破秦隴多
求非分脫有非常事資經畧但表啟未全背戾進討事

涉怱怱遂召羣臣議其可否僉言假稱南伐内外戒嚴
一則防黑獺不虞二則可威吴楚時天子將伐王王部
署將帥處疑故有此詔王乃表曰荆州綰接蠻左密邇
畿服闗隴恃遠將有逆圖臣今前勒兵馬三萬擬從河
東而渡又遣恒州刺史厙狄干瀛洲刺史郭瓊汾州刺
史斛律金前武衞大將軍彭樂擬兵四萬從来違津渡
遣領軍將軍婁昭相州刺史竇泰前瀛州刺史堯雄并
州刺史高隆之擬兵五萬以討荆州遣冀州刺史尉景

前冀州刺史高毅曹濟州刺史蔡儁前侍中封隆之擬山東兵七萬突騎五萬以征江左皆約勒所部伏聽處分天子知王覺其變乃出表命羣臣議之欲止王諸軍王乃集在并僚佐令其博議還以表聞仍以信誓自明忠欵曰臣為嬖佞所間陛下一旦賜疑令猖狂之罪爾朱時討臣若不盡誠竭節敢負陛下則使身受天殃子孫殄絶陛下若垂信赤心干戈不動佞臣一二人願即廢出辛未天子録在京文武議意荅王使舍人温子昇

草敕昇逡巡未敢作帝攘胡牀拔劒作色子昇乃作勅
曰前持心血遠以示王深冀彼此共相體悉而不良之
徒坐生間貳近孫騰倉卒向彼致使聞者疑有異謀故
遣御史中尉綦儁具申朕懷令得王啟言誓懇惻反覆
思之猶所未解以朕眇身遇王武畧不勞尺刃坐為天
子所謂生我者父母貴我者高王今若無事背王規相
攻討則使身及子孫還如王誓皇天后土實聞此言近
慮宇文為亂賀拔勝應之故纂嚴欲與王俱為聲援宇

文令日使者相望觀其所為更無異迹賀拔在南開拓
邊境為國立功念無可責若欲分討何以為辭東南不
賓為日已久先朝以來置之度外令天下户口減半未
宜窮兵極武朕既闇昧不知佞臣是誰可列其姓名如
聞庫狄干語王云本欲取懦弱者為主無事立此長君
使不可駕御令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廢之更立餘者如
此議論自是王間勲人豈出佞臣之口去歲封隆之背
叛今年孫騰逃走不罪不送誰不怪王騰既為禍始曽

無愧懼王若事君盡誠何不斬送二首王雖啟圖西去而四道進或欲南度洛陽或欲東臨江左言之者猶應自怪聞之者寧能不疑王若守誠不貳晏然居北在此雖有百萬之衆終無圖彼之心王脫信邪棄義舉旗南指縱無匹馬隻輪猶欲奮空拳而爭死朕本寡德王已立之百姓無知或謂實可若為他人所圖則彰朕之惡假令還為王殺幽辱虀粉了無遺恨何者王既以德見推以義見舉一朝背德舍義便是過有所歸本望君臣

一體不圖今日分疎至此古語云越人射我笑而道之吾兄射我泣而道之朕既親王情如兄弟所以投筆附膺不覺欷歔初王自京師將北以為洛陽久經喪亂王氣衰盡雖有山河之固土地褊狹不如鄴請還都天子曰高祖定鼎河洛為永永之基經營制度至世宗乃畢王既功在社稷宜遵太和舊事王奉詔至是復謀焉遣兵千騎鎮建興益河東及濟州兵於白溝虜船不聽向洛諸州和糴粟運入鄴城天子又勑王曰王若厭伏人

情杜絶物議雅有歸河東兵罷叀興戍送相州粟追濟
州軍令蔡儁受代使邸珍出徐止戈散馬各事家業朕
須糧廪别遣轉輸則讒人結舌疑悔不生王高枕太原
朕垂拱京洛終不舉足渡河干戈相指王若馬首南向
問鼎輕重朕雖無武欲止不能必為社稷宗廟出萬死
之策決在於王非朕能定為山止簣相為惜之天子時
以任祥為兼尚書左僕射加開府祥棄官走至河北據
郡待王天子乃勑文武官北來者任去留下詔罪狀王

為北伐經營王亦勒馬宣告曰孤遇爾朱擅權舉大義
於四海奉戴主人義貫幽明橫為斛斯椿讒搆以誠節
為逆首昔趙鞅興晉陽之甲誅君側惡人今者南邁誅
椿而已以高昂為前鋒曰若用司空言豈有今日之舉
司馬子如答王曰本欲小者正為此耳天子徵兵關右
召賀拔勝赴行在所遣大行臺長孫承業大都督潁川
王斌之斛斯椿兵鎮虎牢汝陽王暹兵鎮石濟行臺長
孫子彥帥前弘農太守元洪畧鎮陝賈顯智率豫州刺

史斛斯元壽代蔡儁王使竇泰與左箱大都督莫多婁貸文逆顥智韓賢逆暹元壽軍降泰貸文與顥智遇於長壽津顥智陰約降引軍退軍司元玄覺之馳還請益師天子遣大都督侯幾紹赴之戰於滑臺東顥智以軍降紹死之七月天子躬率大衆屯河橋王至河北十餘里再遣口申誠欵天子不報王乃引軍渡河天子問計羣臣或云南依賀拔勝或云西就關中或云守洛口死戰未決而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不睦斌之棄椿竟還

給帝云王兵至即日天子遜於長安己酉王入洛停於
永寧寺八月甲寅召集百官謂曰為臣奉主匡救危亂
若處不諫爭出不陪隨緩則耽寵爭榮急便竄失臣節
安在遂收開府儀同三司叱列延慶兼尚書左僕射辛
雄兼吏部尚書崔孝芬都官尚書劉廞兼度支尚書楊
機散騎常侍元士弼並殺之誅其貳也
愚按五臣貳於歡必忠於魏惜乎事蹟靡考
士弼籍沒家口王以萬幾難曠推清河王亶為司馬承

制決事尋至弘農遂西赴潼關執毛洪賔進軍長城龍門都督薛崇禮降王退舍河東命行臺尚書長史薛瑜守潼關大都督庫狄温守封陵於蒲津西岸築城守華州以薛紹宗為刺史高昂行豫州事九月庚寅王還洛陽以屢奉表啟皆不為天子所答乃集百寮沙門耆老議立清河王亶世子是為孝靜帝

愚按孝靜年方十一正用司馬子如欲立小者之計它皆飾辭

魏於是始分為二王以孝武旣西恐逼崤陜洛陽復在
河外接近梁境如向晉陽形勢不能相接依議遷鄴護
軍祖瑩賛焉詔下三日駕便發戶四十萬狼狽就道王
留洛陽部分事畢還晉陽自是軍國政務皆歸相府先
是童謡曰可憐青雀子飛入鄴城裏羽翮垂欲成化作
鸚鵡子好事者竊言雀子謂天子清河王子鸚鵡謂王
也

隋書五行志載童謡云可憐青雀子飛入鄴城裏作

竊猶未成舉頭失鄉里寄書與父母好看新婦子帝本清河王世子后則丞相高歡女鄴都宮室未成即逢禪代作竊未成之效也帝尋崩后改降楊愔時后母婁太后尚在故言寄書婦母新婦子斥后也與此稍異

初孝昌中山胡劉蠡升自稱天子年號神嘉居雲陽谷西土歲被其寇謂之胡荒

二年正月西魏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擁衆內屬王迎

納之壬戌王襲擊劉蠡升大破之巳巳天子褒詔以王為相國假黃鉞劔履上殿入朝不趨王固辭三月王欲以女妻蠡升太子候其不設備辛酉潛師襲之其北部王斬蠡升首以送衆復立其子南海王王進擊之又獲南海王及其弟西海王北海王皇后公卿以下四百餘人胡魏五萬户壬申王朝於京師四月王請給遷人廪各有差

隋書食貨志曰初魏孝武西遷六坊之衆從而西者

不能萬人餘皆兆從並給常廪春秋二時賜帛以供衣服常調外逐豐稔處折絹糴粟以充國儲於諸州緣河津濟皆官舍儲積以擬漕運於滄瀛幽青四州傍海置鹽官煑鹽每年收錢軍國之資得以周贍自是後倉廪充實至元象興和中頻歲大穰穀斛至九錢是時法網寛弛民多離舊居缺於徭賦神武命孫騰封隆之分括無籍户得六十餘萬於是僑居者各還本屬自後租調之入有加

三國典畧載王移檄西魏曰告宇文黑獺逆徒等汝

權逼乘輿遠道關隴子隶丹誠龔行天罰令遣相州

刺史孫騰自潼關西入濟州刺史竇泰為南面都督

前兾州刺史司徒公高昂直截隴口前濟州刺史蔡

儁領魯陽蠻兵從鹽池西渡為西面開府定州刺史

十二州大行臺侯景領四海雄豪為後軍擬十一月

三十日大集西雍州

九月甲寅王以州郡縣官多乖法請出使問民疾苦

三年正月甲子王師庫狄干等萬騎襲西魏夏州身不火食四日而至縛矟爲梯夜入其城擒其刺史費也頭斛拔俄彌突因而用之留都督張瓊鎭守遷其部落五千户以歸西魏靈州刺史曹泥與其壻凉州刺史劉豐遣使請內屬西魏安定公宇文泰圍泥水灌其城不沒者四尺王命阿至羅發騎三萬徑度靈州繞出西軍後獲馬五千匹西師乃退王師騎迎泥豐生拔其遺户五千以歸復泥官爵天子詔加王九錫固讓乃止二月王

令阿至羅逼西魏秦州刺史建忠王万俟普撥王以衆應之六月甲午普撥與其子太宰受洛干豳州刺史叱干寶樂右衛將軍破六韓常及督將三百餘擁部來降八月丁亥王請均斗尺班於境內九月辛亥汾州胡王迢觸曹貳龍聚衆反署立百官年號平都王討平之十二月丁丑王自晉陽西侵遣兼僕射行臺汝陽王暹司徒高昂等趣上洛大都督竇泰入自潼關
四年正月癸丑竇泰軍敗自殺王軍次蒲津以氷薄不

得赴救乃班師高昂攻尅上洛二月乙酉王以并肆汾
建晉東雍南汾秦陜九州霜旱民飢流散所在開倉賑
給六月壬申王如天池獲瑞石隱伏成文曰六王三川
十一月壬辰王西侵自蒲津濟衆二十萬西魏相宇文
泰軍於沙苑王以地阨少却西軍皷躁而進軍大亂棄
器甲十有八萬王跨槖駞候船以歸
元象元年三月辛酉王固請解丞相天子許之四月庚
寅王朝京師壬辰還晉陽請開酒禁并賑恤宿衛武官

七月壬午行臺侯景司徒高昂圍西魏將獨孤信於金墉西魏帝及丞相宇文泰並來赴救大都督庫狄干帥諸將前驅王總衆繼進八月辛卯戰於河陰大破西魏軍俘獲數萬司徒高昂大都督李猛宗顯死之西師之敗獨孤信先入關泰留其都督長孫子彥守金墉遂焚營遁王遣兵追奔至崤不及而還初王知西師來侵自晉陽率衆馳赴至孟津未濟而軍有勝負既而王渡河子彥亦棄城走王遂毀金墉而還十一月庚午王朝於

京師十二月壬辰還晉陽
興和元年七月丁丑天子進王為相國録尚書事固讓
乃止十一月乙丑王以新宫成朝於京師天子與王讌
射王降階下稱賀又辭勃海王及都督中外諸軍事詔
不許十二月戊戌王還晉陽
二年十二月阿至羅别部遣使請降王帥衆迎之出武
州塞不見大獵而還
三年五月王巡北境使使與柔然通和

四年五月辛巳王朝於京師請令百官每月面敷政事明揚仄陋納諫屏邪親理獄訟褒黜勤怠牧守有德節級相坐椒掖之內進御以序後園鷹犬悉皆棄之六月甲辰王還晉陽九月王西侵十月巳亥圍西魏儀同三司王思政於玉壁城欲以致敵西師不出十一月癸未王以大雪士卒皆死乃班師

武定元年二月壬申北豫州刺史高慎據虎牢西叛三月壬辰西魏相宇文泰率衆援高慎圍河橋南城戊申

王大敗之於邙山禽西魏督將以下四百餘人俘斬六萬計是時軍士有盜殺驢者軍令應死王弗殺將至并州決之明日復戰奔西軍告王曰在西師盡銳來攻衆潰王失馬赫連陽順下馬授王與蒼頭馮文洛扶上俱走從者步騎六七人追騎至親信都督尉興慶曰王去矣興慶腰邊百箭足殺百人王勉之曰事濟以爾為懷州若死則用爾子興慶曰兒小願用兄許之興慶鬬矢盡而死西魏太師賀拔勝以十三騎逐王河州刺史劉

洪檄射中其二勝稍將中王叚韶橫射勝馬殪遂免豫洛二州平王使劉豊追奔拓地至恒農而還七月王貽宇文泰書責其弑孝武之罪八月辛未天子詔王為相國録尚書事大行臺餘如故固辭乃止是月王命於肆州北山築城西自馬陵戍東至土隥四十日罷十二月巳卯王朝於京師庚辰還晉陽

二年三月癸巳王巡行冀定二州因朝京師以冬春旱亢請䘏縣責賑窮乏宥死罪以下又請授老人板職各

有差四月丙辰王還晉陽十一月王討山胡破平之俘獲一萬餘户分配諸州

三年正月甲午開府儀同三司爾朱文暢開府司馬任冑都督鄭仲禮中府主簿李世林開府參軍房子遠等謀賊王因十五日夜打簇懐刄而入其黨薛季孝以告並伏誅丁未王請於并州置晉陽宮以處配口三月乙未王朝於京師丙午還晉陽十月丁卯王上言幽安定三州北接奚𡿨請於險要修立城戍以防之躬自臨

履莫不嚴固乙未王請釋芒山俘桎梏配以民間寡婦
四年八月癸巳王將西侵自鄴會兵於晉陽殿中將軍
曹魏祖曰不可今八月西方王以死氣逆生氣為容不
利主人則可兵果行傷大將王不從自東西魏構兵鄴
下每先有黃黑螘陣鬬占者以為黃者東魏戎衣色黑
者以為西魏戎衣色人間以此候勝負是時黃螘盡死
九月王圍玉壁西魏晉州刺史韋孝寛守玉壁城中出
鐵面王使元盜

二字疑有誤一元作兀亦不可解
射之每中其目用李業興孤虛術萃其北北天險也乃
起土山鑿十道又于東南鑿二十一道以攻之城中無
水汲於汾王使移汾一夜而畢孝寬奪據土山頓軍五
旬城不拔死者七萬人聚為一冢有星墜於王營衆驢
並鳴士皆讋懼王有疾十一月庚子輿疾班師庚戌遣
太原公洋鎮鄴辛亥徵世子澄至晉陽有惡鳥集於亭
樹世子使斛律光射殺之己卯王以無功表解都督中

外諸軍事天子優詔許馬是時西魏言王中弩
資治通鑑曰軍中訛言韋孝寬以定功弩射殺丞相
魏人聞之因下令曰勁弩一發凶身自殞
王聞之乃勉坐見諸貴使斛律金作勅勒歌
古樂府載歌曰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罩四野
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底見牛羊
王自和之哀感流涕侯景素輕世子嘗謂司馬子如曰
王在吾不敢有異王無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子如掩

其口至是世子為王書召景景先與王約得書書背微
點乃來至是點景不至又聞王疾遂擁兵自固王謂世
子曰我雖有疾爾面更有餘憂何也世子未對又問曰
豈非憂侯景叛耶曰然王曰景專制河南十四年常有
飛揚跋扈志顧我能養豈為汝駕御也今四方未定勿
遽發哀庫狄干鮮卑老公斛律金勅勒老公並性道直
終不負汝可朱渾道元劉豐生遠來投我必無二心賀
拔焉過兒樸實無罪過潘相樂本作道人心和厚汝兄

弟當得其力韓軌少戇宜寛借之彭樂心腹難得宜防
護之少堪敵侯景者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與汝
宜深加殊禮委以經畧
五年正月朔日蝕王曰日蝕其為我耶死亦何恨丙午
陳啟於天子是日殂於晉陽時年五十二秘不發喪六
月壬午天子於東堂舉哀三日制緦麻詔凶禮依漢大
將軍霍光東平王蒼故事贈假黃鉞使持節相國都督
中外諸軍事齊王璽紱轀輬車黃屋左纛前後羽葆鼓

吹輕車介士𤋮備九錫殊禮謚獻武王八月甲申葬於
鄴西北漳水之西天子臨送於紫陌天保初追崇為獻
武皇帝廟號太祖陵曰義平
山川紀異曰高澄欲葬父歡作虛塚於漳水西鑿穴
鼓山石窟佛頂之旁納歡柩而殺羣匠及齊亡一匠
子知之發石窟盜金器而逃
天統元年改謚神武皇帝廟號高祖神武性深密高岸
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軍國大略獨

運懐抱文武將吏罕有預之統馭軍衆法令嚴肅臨敵制勝策出無方聽斷昭察不可欺犯知人好士全護勲舊性周給每有文教常殷勤欵悉指事論心不尚綺靡擢人授任在於得才苟其所堪拔於厮養有虛聲無實者稀見任用諸將出討奉行方略罔不克捷違失指畫多致奔亡雅尚儉素刀劒鞍勒無金玉之飾少能劇飲自當大任不過三爵居家如官仁恕愛士始范陽盧景裕以明經稱魯郡韓毅以工書顯咸以謀逆見擒並蒙

恩置之第館教授諸子其文武之士盡節所事見執獲而不罪者甚多故遐邇歸心皆思効力南和梁國北懷柔然吐谷渾阿至羅咸所招納獲其力用規畧遠矣

世宗文襄皇帝諱澄字子惠神武長子母婁太后生而岐嶷神武異之魏中興元年立為勃海王世子就杜詢講學敏悟過人詢甚嘆服二年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尚孝靜帝妹馮翊長公主時年十二神情儁爽便若成人神武試問以時事得失辨析無不中理自是軍國籌

策皆預之天平元年加使持節尚書令大行臺并州刺史三年入輔朝政加領軍左右京畿大都督時人多問器識猶以少年期之而機略嚴明事無疑滯朝野振肅元象元年攝吏部尚書魏自崔亮後選人常以年勞為制乃釐改前式銓擢唯在得人又沙汰尚書郎妙選人地以充之才名之士咸被薦擢假有未居顯位者皆致之門下為賓客每山園游宴必見招携執射賦詩各盡所長以為娛適興和二年加大將軍領中書監仍攝吏

部尚書自正光以後天下多事在任羣官廉潔者寡乃奏吏部郎崔暹為御史中尉糾劾豪權無所縱捨於是風俗更始私枉路絶乃牓於街衢具論經國政術仍開直言之路有論事上書苦言切至者皆優容之武定四年十一月神武西侵不豫班師世子馳赴軍所侍衛還晉陽五年正月丙午神武殂祕不發喪辛亥司徒侯景據河南反潁州刺史司馬子雲以城應之景誘執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廣州刺史暴顯等遣司空

韓軌率衆討之四月壬申世子朝於京師

資治通鑑曰東魏主與之宴澄起舞識者知其不終

六月己巳韓軌等自潁州班師丁丑還晉陽乃發喪告

喻文武陳神武遺志七月戊戌天子詔以世子為使持

節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大行臺勃海王王

啓辭位願停王爵壬寅天子詔太原公洋攝理軍國遣

中使敦喻八月戊戌王啓申神武遺令請減國邑分封

將督各有差辛未朝京師固辭丞相詔曰既朝野攸憑

安危所繫不得令逐本懷須有權奪可復前大將軍餘如故壬辰害尚書祠部郎中元瑾等詳見孝靜紀九月己亥王請勲舊灼然未蒙齒録者悉求旌賞朝士名行有聞或以年耆疾滿告謝者准其本秩授以州郡不得莅事聽蔭子孫自天平元年以來遇事亡官者聽復本資豪貴之家不得占䕶山澤其第宅車服婚姻送葬奢僭無限者並令禁斷從太昌元年以來將帥有殊功異效者子弟年十歲以下請聽依第出身其兵士從征身

殞陣傷者蠲其家租課若有藏器避世者以禮招致隨
才擢叙罷營構之官在朝百官怠惰不勤有所曠廢者
免所居官若清幹克濟皎然可知者即宜超叙不拘常
式辛丑王還晉陽武定六年正月己未王朝於京師二
月己卯梁遣使慰并請通和王許其和而不荅書侯景
之叛也南兗州刺史石長宣頗相影響諸州刺史守令
佐史多被詿誤景破後悉被擒獲尚書咸處極刑王並
請減降於是斬長宣餘並從寬宥三月戊申王請朝臣

及牧守令長各舉賢良及驍武膽畧堪守邊城者務在得才不拘職素其稱事六品散官五品以上朝廷所悉不在舉限其稱事七品散官六品以下并及州郡縣雜白身不限在官解職並任舉之隨才進擢辛亥王南臨黎陽濟虎牢自洛陽從太行而反晉陽於路遺書朝士相戒朝野承風莫不振肅六月王巡北邊城戍賑賜各有差七月乙卯王朝於京師八月庚寅還晉陽使大行臺慕容紹宗與太尉高岳大都督劉豐討王思政於潁

川先是王遣行臺尚書辛術率諸將畧江淮之北至是獲二十三州七年四月甲辰天子進王位相國封齊王緑綟綬賛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食冀州之勃海長樂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間五郡邑十五萬户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大行臺並如故丁未王入朝固讓天子不許五月戊寅王帥師自鄴赴頴川六月丙申克頴州禽西魏大將軍王思政以忠於所事釋而待之

三國典畧曰齊王澄以舟師還次於小平津北岸古
冢崩骨見銘曰令卜高原千秋之後化爲下泉當逢
伯主必爲改遷王曰古人之卜何神也令改葬之
七月王朝於京師請立皇太子復辭爵位殊禮未報八
月辛邜爲梁將蘭欽子京所殺
本史作作亂令正之　隋書五行志曰魏孝武時有
童謠云百尺高竿摧折水底燃燈澄滅澄文襄名五
年神武甍摧折之應七年文襄遇害澄滅徵也　愚

按高澄毆詈君父亂臣賊子人人得誅不得以京為

賊辨見京傳

時年二十九秘不發喪明年正月辛酉天子舉京於太
極東堂詔贈物八萬段凶事依漢大將軍霍光東平王
蒼故事贈假黃鉞使持節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齊王
璽紱轀輬車黃屋左纛後部羽葆鼓吹輕車介士備九
錫禮謚曰文襄王二月甲申葬於義平陵之北天保初
追尊曰文襄皇帝廟號世宗陵曰峻成文襄美姿容善

言笑談讌之際從容弘雅性聰警多籌策當朝作相聽
斷如流愛士好賢待之以禮有神武風然少壯氣猛嚴
峻刑法高愼西叛侯景南翻非直本懷狼戾兼有懼威
畧情欲奢淫動乖制度嘗於宮西造宅墻院高廣聽事
宏壯亞太極殿神武入朝責之乃止
論曰昔魏氏失馭中原蕩析齊神武爰從晉部大號巽
方屢戰而剪凶徒一麾以清京洛尊主匡國功濟天下
既而魏孝武規避權逼歷數既盡適逮關河之分焉文

襄嗣膺霸道威畧昭著內除奸逆外拓淮夷擯斥貪殘存情人物而志在峻法急於御下於前王之德有所未同蓋天意人心好生惡殺雖吉凶報應未皆影響總而論之積善多慶然文襄禍生所忽蓋有由焉

朱敬則論曰文襄克纂丕基不忝遠圖故能委任紹宗克平侯景嘉思政之忠遥接其手寤陸生之直更賞其能此亦可稱若乃天蔭甫傾洪基靡搆國有大難未可三年不言高宴後園豈得一朝盤舞此不慎

爾儀也曰天子為癡人比尊名於狗腳恨崔稜之語不念元勳忿孫騰之議寧思佐命此不慎名器也加以任情蕩思紅綺如花決池而弄淫女下獄而罪貞[illegible]於虎牢幾傾其父烝鄭妃於內寢乃繫乎[illegible]儀胡不遄死此之謂乎嗟乎楚莊絕纓不顯婦人之節鄭人獻捷尚禮南冠之賢所以盡俘囚之才得辭者之力今者陷孝騫之罪賞王儀之心拒蘭欽之慈仗專諸之劍非不幸也

南北史合注卷九十二